



傑克·倫敦

普·費杜諾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傑 克 · 倫 敦

普 · 費杜諾夫著

海 戈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乃根据苏联國家文学藝術出版局出版的杰克·倫敦全集前面序言譯出。作者費杜諾夫根据美國進步作家杰克·倫敦的生平及其當時社会背景，对杰克·倫敦的主要作品，諸如長篇小說（鐵蹄、馬丁·伊登、毒日头、海狼），短篇小說，以及論文等均作了極其深刻而精闢的分析与評述，并指出了杰克·倫敦在他關心工人、接近工人運動時，其所寫的小說都是优秀的、思想性較高的作品；而在杰克·倫敦脱离了工人運動時，其所寫作品都是些不真实的、虛構的东西；作者都分別作了具体而确切的評論。本書对于讀者如何正 确 認 識 杰克·倫敦及其作品所具之社会意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П. Федунъ

ДЖЕК ЛОНДОН, СОЧИ- НЕНИЯ ТОМ ПЕРВЫЙ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
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年版本譯出

傑 克 · 倫 敦

普·費杜諾夫著
海 戈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9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7/16 插頁 1 字數 29,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7) 0.16 元

—

杰克·倫敦的著作在美國進步文學中是占十分杰出的地位的。倫敦在自己有着極大藝術力量的作品中，真實地指出美國資本主義及人道主義的本質，揭露了美國社會生活中驚人的矛盾。倫敦熱烈地憎恨最貪婪、最獨裁的美國資產階級，同樣地憎恨一切資產階級的文明，這種文明是建築在奴役勞動人民並使他們淪於貧困上面的。他是第一個把階級鬥爭精神和廣大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具有革命性的抗議，帶進美國文學中。在鐵蹄里面，倫敦不僅僅指出了這就是跟他同時代的美國，而且能預測在公開的壟斷獨裁中美國“民主政治”的變質。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藝術家無疑的這乃是他的最大的功績。

他的優秀作品所引起的效果，首先由於它們的民主主義的和確信生活的傾向。倫敦在歌頌人類心靈的偉大與不可摧毀的力量時，突出了瘋狂的敵人底被動、軟弱無力和冷漠寡情。作者把美國工人跟社會主義運動緊密地聯結起來，直率地吐露出自己对被壓迫者与被剝削者的同情，他堅信理性和正義的勝利。倫敦在自己的論文生活對我的意義中寫道：“將來，對我們的事業來說，那時我們會有足夠的人手和後盾的，我們要把這座建築跟它所有的腐敗東西，沒有裝殮的死尸，驚人的自私自利和卑劣的商人氣質一起推翻。然後我們把地窖清除干淨，為人類修建一座新住宅，在那里面不會有特備病

房，那兒所有的房間都是寬敞的、明亮的，在里边可以呼吸到靜淨、新鮮、活潑的空氣……。我深信我能成為一個高尚而偉大的人。我相信純潔大公無私的心靈，一定會克服現今所向無敵的、占優勢的貪婪。最後我堅決相信工人階級。”

可是杰克·倫敦絕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他無法擺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完全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立場。他的世界觀和藝術作品是極端相抵觸的。就作品的深度與藝術力量而論是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品，同時敢于揭露資產階級社會也同樣是出色的；杰克·倫敦還寫了許多充滿資產階級思想的軟弱的、虛構的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作者心靈上的悲劇主要在於：他雖全心全意地鄙棄資本主義世界，可是無法在自己身上找到足夠的力量來完全與資本主義世界斷絕關係。

二

杰克·倫敦在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一個破落的農民家庭里。他的父親約翰·倫敦在遷居到舊金山以前，多少年來都過的是半游牧式的生活，隨他一道許多家庭從一個州遷居到另外一個州去。他不得不跟許多拋棄了自己產業的農民，分享着同樣的遭遇，必須到城市里去謀生——美國在一八六〇到一八六五年的內戰之後，資本主義蓬勃地發達，使整個的農民階層趨于滅亡。在舊金山約翰·倫敦有個時期是做包工商，可是不久就徹底地破產了。因此他就遷居到奧克蘭——那時還是個小城市，在舊金山對面，窄狹的海峽的另一邊。在這兒他竭力想辦種植園，可

是沒成功——到处都碰到小私有主的競爭，使得他們破產。从這個時候起，倫敦的家庭總是处在極端的貧困中。

杰克·倫敦很早就開始獨立生活、艰苦地勞動，过了許多貧困的生活。他在城里大街上向學生們兜售日報和晚報，把自己的全部收入，即使是一分錢都交給父母。倫敦後來寫道：“差不多在最早的生活我就懂得了責任的意義。”

他，小學剛畢業，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就進一家罐頭制造廠去做工了。在這個工廠里未來的作家親身體驗到：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童工所受到的一切嚴重的剝削。他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時到二十小時之多。他常常不得不在夜里十一點鐘以后才能回家。“我不知道在奧克蘭一匹馬該工作多少個鐘頭！我工作多少……”他說。在制造廠里做工要求你隨時隨刻都得當心：在根本缺乏勞動保護的情況下，每一個不當心的動作，就可能受到傷害。

杰克·倫敦無法忍受這種費力的、使人腦筋遲鈍的工作。反對奴隸式的勞動條件加強了他內心的憤激情緒。他離開了工廠，成了“蟻賊”，在舊金山港口干違禁的捕蟻勾當。隨後，在一八九三年，受雇到小帆船上做水手，動身到日本海岸和白令海去捕海狗。他的勇敢、刻苦的精神和敏捷的動作，使得他很快就跟有經驗的老水手一樣了。第一次航海就給杰克·倫敦留下了一個極鮮明的印象，而這些印象就成為後來他的許多海上故事和小說的基礎。

从航行回來以後，倫敦又在黃麻廠里干繁重勞動的粗工，那兒每天做十三四個鐘頭的工才拿到極微薄的工錢。

一八九三年舊金山一家報紙懸賞征求隨筆。杰克·倫敦

听从自己母親的話去应征，以日本海岸的台風一文獲得了第一名的獎金。这次成功使得这个年青人認真地考慮到他的文学活動。可是在成为一个職業文学家以前，必須深刻地認識到自己，擺在他前面的是还得多多體驗，多多學習。而且在这个期間，为了生存，他還要進行殊死的战斗。

就在那年美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机。几万工人都給赶到街头上來了。全國各地都在進行罢工。在舊金山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其他工業中心城市，以失業工人为主要基礎的工人們組成了“凱萊工人軍”。一八九四年“凱萊軍”出發到華盛頓去，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無產階級的困苦情况。杰克·倫敦参加了这次進軍。可是沒多久失業工人就給警察和政府的軍隊赶散了，倫敦又繼續度着孤單的漂泊生涯，或者伙同偶然的伙伴一塊流浪。有時走路，有時坐在火車的緩冲器上，有時又爬在車皮的頂上，就这样走遍了美國，从加利福尼亞到波斯頓橫越全國，然后从北到南，穿过加拿大，沿太平洋海岸轉回來。在加拿大杰克·倫敦被捕了，給監禁在牢里，因为他沒有工作，又無家可歸。不公平的、殘忍的判決使他非常驚訝。他自己深深體驗到資產階級判決的專橫与冷酷，这种判決給予“民主主义”國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肆無忌憚的嘲弄。法庭只需要十五秒鐘就可以認為根本沒有犯罪行为的犯人有罪的啊！

監獄里的規矩还給他留下更驚人的印象。“要不是我親眼看見，”倫敦寫道，“我真不会相信在監獄里看見的那些情形。要知道我不是一个沒有經驗的小孩，而是个熟悉世界道路和飽嘗到人世酸辛的人。”

杰克·倫敦帶着他特有的真誠在自傳式的道路（一九〇七）一書中講到了这一切。

对杰克·倫敦說來，耽在失業隊伍中和繼續各處流浪，那才算得是真正的學校。他熟悉低層社會的生活，在個人的經歷上體驗到人類生存的一切不幸，他無可避免地生活在“社會的最下的底層中”，那兒人們的命運乃是飢餓、寒冷和監獄。他仿佛是立在“資本主義文明的垃圾場上”，是在“貧困的地獄深處”，在這些地方人的個性是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的。一切見聞與經歷迫使杰克·倫敦以新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它的道義和政策。

“大為震驚的我開始尋思，”他寫道，“我們複雜的文明在我面前顯出它那赤裸裸的粗率。一切生活全在於食物和居住的問題。為了得到食物和住處每個人都會出賣任何東西。商人出賣鞋子，政治家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民代表毫無例外，當然出賣人民的信賴；差不多全都是以自己的榮譽做買賣。女人——墮落的和與神聖的婚姻束縛有關的——都準備出賣自己的肉體。一切都是商品，所有的人都是顧客和賣主。工人能夠出賣的唯一東西只有自己的勞力。”

杰克·倫敦出了監獄，就回到自己的家鄉。擺在倫敦面前的，又是那極其嚴重的、將來的生活問題。杰克·倫敦並不耽心擺在他面前的問題，他有鋼鐵一般強壯的身體和刻苦耐勞的精神。眼前他的“樂天的個人主義”給他帶來了致命的打擊。他知道，繁重的勞動到頭來會使得他跟馱東西的畜牲一樣，如他所確信，這正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奴隸的命運。

從此以後他決心做一個出賣自己智慧的產品的小販，不

再出賣自己的體力了。杰克·倫敦熱情地開始學習起來。他總是讀很多的書，利用每一分鐘的空閒時間，可是這種學習是沒有計劃的，不能給他有系統的知識。十八歲的時候，他上了中學，力圖以後轉入大學。在學校生活中，為了賺得几塊面包，他同時還去干偶然碰上的工作。學習期限是三年，可是倫敦覺得這個期限太長。讀了一年他就離開學校，經過三個月的自修去考試，一八九六年進入了大學。

還在流浪的時候，他就認識到社會主義文學，特別是馬克思的著作。現在他帶着更大的興趣去讀它們。杰克·倫敦在它們里边找到了那些觀察和思想的論據，這是由於他個人的生活經驗而來的。他參加了工人的革命運動，成為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後來杰克·倫敦寫道：在革命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中間，他第一次參加腦力勞動生活。這兒對人類他有了明確的信心，對自由和公正的理想有了熱烈的忠忱，這種信心與忠忱充滿了他的一些優秀作品中。

大學里的課程並不能使杰克·倫敦滿意。他獨自研究文藝、自然科學，念了許多歷史和哲學方面的書，竭力擴大自己的眼界，更深刻地認識生活。

杰克·倫敦的家庭仍然困苦，他讀了一個學期，不得不離開大學，到一家洗衣店去做工。在這期間里杰克·倫敦很想替雜誌寫稿，可是沒成功——他的修養和文學技巧都還不夠。可是對自己的力量杰克·倫敦並沒失去信心。他一心要使自己成為一個作家，不屈不撓地、頑強地走向擬定的目標。

一八九六年，跟阿拉斯加毗連的加拿大領土克朗戴克河和它的支流都是天然的黃金盛產地。在阿拉斯加成千上萬的

人開始染上了“黃金熱”。一八九七年杰克·倫敦動身到遙遠的北方去。可是支配着他的與其說是尋求黃金的熱望，不如說是想見識未經開墾的邊遠地區，熟悉一下充滿了危險和吸引人的奇談異事的、淘金人的生活。真的，杰克·倫敦在克朗戴克並沒發財——他開始得了壞血症，第二年他又重回舊金山了。但是這次旅行他却收穫不少。嚴寒的北極地區，自然界的壯麗景色，淘金人的獨特個性與習慣，以及在這個區域里的人必須跟大自然進行的殘酷鬥爭，這些都給他留下了巨大深刻的印象。杰克·倫敦看見了那兒印第安族瓦解與滅亡的、充滿了悲劇的景象，他們給開拓北方的公司、淘金者們和各個族的冒險家們驅逐出了家鄉。所有這一切都成為後來他在創作上的豐富題材；在克朗戴克他使得自己成為一個作家。

從阿拉斯加回來以後，杰克·倫敦熱心地埋頭於文學工作。現在他擁有極豐富的生活經驗，儲存有極豐富的印象——可是為了要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他必須使自己的題材更臻完善。杰克·倫敦帶着他固有的堅決和毅力，重新又坐下來讀書。大部分的時間他都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閱讀着出現在坊間的一切的書，努力研究自己同時代人的文學作品的風格，力圖掌握藝術作品的一般原則，在這種基礎上創造出自己個人的獨特風格。

杰克·倫敦在他還沒有得到榮譽之前，在出版社、雜誌社對他還沒大開方便門之前，他不得不經歷很多苦痛的失望。他的著作從一個出版社轉到另一個出版社，到處遭到拒絕。他的作品里包含着太多的現實主義力量，過分的深刻，而這些

都不合乎雜誌的要求。杰克·倫敦对大部分刊物的篇幅里，充滿了那种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气氛感到十分驚訝。他在雜誌上讀到的短篇小說，由于它們的缺乏活生生的气息与独特的思想，而感到奇怪。這些小說中主人公的庸俗与渺小使得他非常驚异——獲得成功的、揚揚自得的總是資產階級。千篇一律的文学作品充斥了圖書市場，都是完完全全失掉了詩意和生活的真实。

杰克·倫敦敏銳地感覺到生命的偉大，并且在他自己的作品里，竭力表現那些勇敢的人，他們克服一切困难走向幸福与正义的道路。杰克·倫敦寫下了自己在流浪時期的經歷，他的小說都是表現生活，可是正是這些小說中的生活冲突的尖銳，吓着了美國的出版家。

杰克·倫敦懂得自己失敗的原因。一八九九年他寫給自己的一个朋友K·瓊斯的信上說：“我喜欢您寄給我的短篇小說，它們不是感伤的吐露，不是歇斯底里的發泄，而是真正的熱情……我驚奇我們的雜誌是那么的有善心，他們竟刊出了那么危險的而又那么美好的东西。如像該不会使美國女孩子面紅耳赤吧，这种耽心是不可理解的。”杰克·倫敦看見了伪善的資產階級道德的卑污齷齪，虛假欺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範圍里边，而且美國文学所供应的範圍內也無力抗拒这种情形。

具有偉大现实主义的才能的作家，为了想尽方法生活下去，必須在逆境中奋斗，与許多美好的作品同時，他又寫出了合乎資產階級口味的“公式化”的小說，這些小說是他那么熱烈反对的。“我羨慕您無須乎替刊物雜誌寫文章，”他在寫給

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里說道，“当然嘍，您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去達到拟定的目标，在追求美元上來說，美元，美元啊!! 我甚至不知道，怎样按另一种方式生活，因为人必須生活下去呀？今后——还有旁的人要羡慕我的。”

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就在他的文学活動一開始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力量就那么的腐蝕了他。

杰克·倫敦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期望獲得声誉和財富，可是这是使得作家此后遭到沉痛的失望和悲慘結局
的空想。

一八九九年初舊金山的一家雜誌刊登了杰克·倫敦的第一篇小說——給獵人！不久又登出了他的第二篇小說——白色的寂寥。緊接着它們之后又刊登了几篇寫淘金人的故事，后来都收集在狼之子（一九〇一）里面。从这个時期起杰克·倫敦成为一个職業作家了。寫“北方故事”的集子有：他祖先的上帝（一九〇一），嚴寒的孩子（一九〇二），对人類的信心（一九〇四），長篇小說：雪地的女兒（一九〇二）和海狼（一九〇四），尤其是論文集沉淵中的人們（一九〇三）特別受人欢迎。

作者將來的傳記是跟他的創作活動有着不可分离的關係，并且作为在研究生活与藝術技巧方面的、那种异乎尋常的勤勞和頑强的例子來說，提供了更大的兴趣。可以說杰克·倫敦的文学声誉很快就大噪起來，符合于那种倔强，作家是怎样不停地工作。他为自己立下了特別嚴格的規則，始終不变地遵循着它，有時一天要工作十九个鐘头。經過十六年的緊張的創作勞動，倫敦寫了差不多五十本書。他老愛說：“就跟旁的人一样，頑强——这就是作家技能的秘密。”“頑强是个

妙不可言的东西：它可以把山移動，使你不敢相信和想像。实在的，頑强應該是一切自信的合法泉源。”

三

杰克·倫敦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自己的文学活動的。这个時期里，美國在生活方面發生了深刻的經濟与社会的变化。美國是超乎階級敌对以上的那种夢想，隨同在美國西部大陸上对自由土地的最后殖民而破滅了。美國資本主义進入最后的帝國主义的發展階段。在美國就跟在其他帝國主义國家一样，產生了加强集中資本，替財政寡头的無限权利創造条件，更厲害地剝削無產階級，消滅弱小的私有主，發展了工人階級和破產農民謀求解放的斗争。引列寧的話來說，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就那道把一小撮在污泥和奢侈生活中打滾的、厚顏無恥的億万富翁划在一边，把經常处在飢餓的邊緣上的千百万勞動人民划在另一边的鴻溝的深度而論，是个數一數二的國家。”^① 美國帝國主义成为一种侵略的力量，并在重新分割世界進行公開的斗争。一八九八年由于西美战争，美國强占了西班牙殖民地——古巴、菲律賓羣島和西印度的波多黎各；在拉丁美洲國家的向外擴張政策更加厲害。像西奧圖·羅斯福總統那样狂妄的美帝國主义分子，竟怀着統治世界的妄誕的計劃。

在美國，跟在西歐國家一样，帝國主义時期具有殘暴的反動政治势力的進攻，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統治以及資產階級

①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給美國工人的信。

文化總危机的特征。美國文学中一切先進的進步力量都無助地遭受到迫害与压制。產生过像古柏、斯陀、朗費羅、惠特曼①这样作家与詩人的美國文学，被窒悶在虛偽与隨波逐流的气氛中。

美國資產階級把文学变为加强自己統治，欺騙人民的工具。資產階級的作家們，竭力想把讀者的注意力从嚴重的社会問題上轉移開去，用他那有關“民主的公正”、社会的安全、國家的繁荣等等帶煽動性的謊話來哄騙讀者。浸透了虛偽的、小商人氣質的道德的資產階級文学，不容許有一點點暗示存在有很深的社会矛盾的事实。这正是所謂“細膩的寫實主义”——文学的方向的意义，代表們竭力想向人民隱瞞真实生活，把美國的独特性的虛偽觀點硬塞給人民，使他們相信美國的社会基礎的不可動搖的觀念，仿佛真建立在普遍的平等与公正上一样。“对生活抱最樂觀的看法，同時也就是最美國式的，”这就是“細膩的寫實主义”的主要原則，它的領袖人物理論家威廉·霍維爾斯②所宣揚的。

因此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叶，成功、幸运的机緣与庸俗的滿足的問題，同時还反映出好像美國社会制度的無限

① 古柏(一七八九——一八五一)，美國著名小說家，著有最后一个摩希根人等書；斯陀(一八一八——一八九六)，美國著名女作家，著有黑奴吁天錄；朗費羅(一八〇七——一八八二)，美國著名詩人，有人生的頌歌等詩集；惠特曼(一八一九——一八九二)，美國著名詩人，草葉集作者。

② 威廉·霍維爾斯(一八三七——一九二〇)，美國資產階級文学中寫实派的作家。

的可能性，在美國文學中培養起來，而且獲得了廣大的傳播，這並不是偶然的事。跟美國執政集團頑強地執行的殖民的掠奪政策與侵略戰爭同時，還大量地製造充滿了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精神的小說。在這種小說里面竭力地贊揚美國侵略者的豐功偉績，歌頌戰爭，獎勵蔑視和憎恨人民，人民成為美國帝國主義者掠奪企圖的對象。帝國主義的辯護還添上神秘與悲觀主義的宣傳。

所有這種在美國十分流行的、表明資產階級文化極端墮落與腐敗的文學，是以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實用主義為依據的。實用主義的社會意義在於替美國帝國主義政治家辯明無罪，替資產階級的專橫與黑暗找尋借口。這種小商人氣質的哲學，說明了“功用”乃是衡量一切事物與人類認識的真實的基礎。真是的，什麼“功用”，“安樂”，總之都是與個人的“實際利益”分不開的。

可是仿佛進步文學的力量卻沒受到束縛似的，無法被徹底消滅掉似的。相反它們更發展了和鞏固起來，因為日益強大的反抗，表明了廣大的人民大眾的憤怒。列寧教導我們，在充滿矛盾的資產階級社會中，民族文化不是同樣的。除了占着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文化，“在每個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發展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之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里面都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眾，其生活條件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①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卷，八頁。譯文引用解放社版列寧著論民族殖民地問題五十二頁“民族文化”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文學中，為了生活的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形象，反對“細膩的寫實主義”的虛偽原則展開了鬥爭。鬥爭是艱苦的，不平衡的。差不多所有的出版社、報章雜誌、書賣都是握在独占性托辣斯的手中，它們千方百計地阻擋着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版。儘管表面上存在得有出版自由，可是對進步作家的壟斷的抵制，卻比最專制的檢查書刊還更厲害。要說真話，就必須有很大的勇氣，要公開地保障他的利益，就必須深深地相信人民。

美國文學的民主主義趨向，這些年來明顯地表現在創作中的有像馬克·吐溫（一八三五——一九一〇），斯蒂芬·克蘭（一八七〇——一九一〇），弗蘭克·洛爾里斯（一八七〇——一九一〇）這些作家。按照自己的長處和性格，宛如循着一道直線，他們的各不相同的創作形成了美國現實主義文學，後來的繼承者有杰克·倫敦、德萊塞和同時代的進步的其他美國作家。

民主主義的美國文學，奠定了自己趨向人民的道路，堅決地起來反對資產階級文學的、形式的樂觀主義，消滅對社會的協調和現存社會秩序的不變的錯覺。代替大有成績的、自滿的資產階級傳統的形式，民主主義的美國文學選定了來自人民中的人物做自己的主人公；在這個人物身上看見了（儘管還是模糊不清的），基於公正和真正平等的、人類社會將來發展的保證。

馬克·吐溫熱切地在人民中尋求讀者，所有他的作品都面向着人民。馬克·吐溫在自己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和諷刺性的抨擊文中，以最大的力量揭露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和無義。

可是，諷刺作家無法說出關於資本主義美國的一切真相，只有在私人信函和日記里面，他才吐露出自己对資產階級世界的憎恨與蔑視。他所吐露的那種真實的不完全的感覺，在他的全部生活與作品上戳上了兩個悲慘的印記。這就是他的充滿了悲哀與絕望的話：“只有死人才有言論的自由，只有死人才允許說真話。在美國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樣，言論自由只有死人才有這種權利。”

天才作家斯蒂芬·克蘭的生命消逝得太快了，極度的貧困折磨得他僅僅活到二十九歲。可是他依舊來得及把自己的真誠老實的話告訴人民。他的第一部小說妓女—墨季就是毫無掩飾地描寫紐約的貧民，指出了現存秩序的殘酷無情，勞苦人民的窮苦與無權。尤其是克蘭不得不發表自己的小說來換得錢，然而就沒有有一家美國出版社肯印這種作品。

弗蘭克·洛爾里斯有權利被認為是美國文學社會小說的始祖。洛爾里斯在自己理論著作里面簡單扼要地闡明了現實主義的原則，並竭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採用這種原則。他為了民主主義藝術而鬥爭，為了它的真誠明白而鬥爭。洛爾里斯認為藝術應該為人民服務，喚醒人民的自覺心，幫助人民謀解放。他寫道：“歸根到底藝術不是供人欣賞的東西，絕不是即使一代都流傳不下去的東西，這已經成為一種不可爭辯的事實。”“人民有權利要求真理，就跟有權利要求生存，謀自由，渴望幸福一樣。剝削人民，欺騙人民，使人民養成對生活抱着不正確的觀點，都是不對的。”

弗蘭克·洛爾里斯自己沒寫完的三部曲小麥敘事詩（只完成了兩部：章魚和深淵）和其他的作品都花費在現代問題，